

星报 追踪

新闻回顾

9月4日晚上8时许，合肥警方陆续接到报警，合肥市站前路、火车站广场、淮河路步行街等地，先后发生4起持刀伤人事件，其中3名伤者为流浪无家可归人员，致一人重伤。

年逾七旬的丁桂兰(化名)再见儿子时，竟然是在报纸上——46岁的刘明奎一本正经地坐在审讯室内，戴着手铐，脸颊又消瘦了不少。

“我的奎啊，你怎么又闯祸了！”丁桂兰差点哭出了声。大字不识的她央求着报摊老板读给他听，听到一半，泪水涟涟。

震惊省城的“9·4血案”嫌疑人刘明奎成功落网，“戒恨先解恨，解恨先戒恨”，为了还原他的生活轨迹和历程，记者辗转找到了刘明奎的老家——淮南市大通区洛河镇某偏僻村户。



曾拎着刀要砍父亲；一双儿女均已不认他 拾荒人刘明奎的暴力悲剧

性情大变源于一句责备？

在狭窄的乡村小路上，村民对刘明奎并不陌生，“他早不在家了。”

最终，记者见到了刚从田地走出的其母丁桂兰，老人家迈着小脚，将记者带到一处低矮的瓦房前，此处荒草丛生，灰砖毛坯房只完成了一层，有的裂缝大

的都能伸进手掌。

“这是我儿的家，我都记不清多久没住过人了。”丁桂兰一脚踹开大门，潮湿泛着霉味迎面而来。

三个屋内，只有一张破旧的木板床，一床褥子，没有任何电器，四周挂满了蜘蛛网。

刘明奎是家中长子，母亲说刘明奎的变化源于16岁那年的一次务工。

“那时在村庄旁边的工地干活，一个管事的人说了他几句，让他不要混饭吃，要干活！”丁桂兰说，这一句责备让自尊心强、内心敏感脆弱的儿子性情大变。

气急败坏时就以砍树发泄

郁郁寡欢的刘明奎断绝了与外界的来往，不再干活。

母亲还记得，有时儿子一时气急，就拎着棒槌敲砍门前的大树，“边砍，边叫唤：‘我搞不过人家啊’、‘谁让我搞不过你’……”时间一长，刘明奎的性情渐渐

孤僻狂躁，同村人避之不及。

“有时整天傻傻地笑。”家人曾领他去医院进行过检查，稍微有些好转。

此后，丁桂兰给儿子张罗了一门婚事，盖起了眼前这座瓦房。

“媳妇在生了两个娃后，经常跟儿子

吵架，之后就跑了，再也没回来过。”丁桂兰说，从那以后，儿子总往外面跑，“一跑就是半个多月。”

至于刘明奎在外面干什么，母亲丁桂兰从来不知道，跟儿子最后一次见面，是今年的正月。

“他心里有一口气憋着就要放出来”

在外漂泊流浪的20多年，刘明奎抛下的一对儿女如今也长大成年，“他们怪我，说我当年没管住他爸，才有了现在的局面。”丁桂兰说，眼瞅着孙子都快娶亲，可当对象一听说这个贫困家庭变故时，都摇头回绝了这门亲事。时间久了，连子女都不认刘明奎了。

“要怪，就怪我命不好，养了这么一个儿子。”丁桂兰不停哭诉。“他心里有一口气憋着，就要放出来。”

丁桂兰的老伴也已经70岁了，在凤台县一家窑厂烧窑，暂时不知儿子在外伤人的事情——他甚至都记不清儿子样子了。

“明奎不争气，毁了我们全家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了。”说完这话时，母亲丁桂兰的眼圈变红，泪水开始在眼眶里打转儿。

审讯中，刘明奎交代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混迹在合肥，主要在瑶海公园和火车站附近逗留，靠拾荒捡破烂为生。

一排待拆的房屋，就是刘明奎的临时住所，有时靠砸点铁块，卖钱换点钱花。

9月4日夜里，一次喝酒发生争执，生闷气的刘明奎拎着那把单刃刀漫无目的行走，他这次，不再像过去将宣泄的对象指向大树，而是冷血地换成了“人”。

星级记者 张敏/文 黄洋洋/图

突闻血案，老母哭诉“这还是我的儿吗？”

在外过完年的刘明奎回到家后，也没有与父母来往，一个人在破旧的屋里睡了几天。

之后，一场争执又彻底激化了父子之间的矛盾，刘明奎的老父亲实在见不惯儿子每天无所事事，就多说了几句，然而刘明奎竟拎着一把刀，跑到老父家中

扬言要砍人，之后愤愤不平离开家，不知去向。

“我到现在都不知道，我家奎是出了什么事情。”丁桂兰老人说，她昨日上午在集市上遇到熟人，对方告诉他，明奎出事了，在合肥弄伤了几个人，已经被抓了！

丁桂兰大脑一片空白，急忙跑到报

摊，找到那份印有儿子受审时的大幅照片，央求老板逐句念出所有文字，“念到一半，我心都在滴血，我在想，这还是我的儿吗？”

丁桂兰说，儿子也曾因打人被公安机关处理过，她至今还为儿子偏袒，“是别人先打明奎，明奎还手把对方打伤了。”

棋牌会所升级赌场，股东4个多月“抽水”1700万

主要玩合肥麻将和“拱猪”，每天输赢总额均达上百万

为获取抽头渔利，6位“股东”花费巨资包下会所包厢开设赌场，短短4个多月输赢总额高达3亿元。好赌女子自己入股该赌场不算，还将丈夫和儿子拉下水。昨日，记者获悉，犯罪嫌疑人赵某、黄某等14人因涉嫌开设赌场罪被移送庐阳区检察院审查起诉。

普通棋牌室变身“神秘赌场”

赵某，女，51岁，两年多前，她和丈夫胡某在合肥盘下一个店并开起了会所。一开始，他们准备用会所所做彩票生意，但很快发现生意惨淡。1个多月后，因她喜欢打麻将赌钱，于是夫妻俩决定利用会所开棋牌室，赚点抽头渔利。2012年上半年，赵某和黄某等人决定，在会所里开赌场。

随后，赵某和黄某等人包下了会所的包厢，并每天从抽头渔利中拿出2000元作为“包厢费”支付给胡某，从今年3月起，“包厢费”涨至4000元/天。

每天输赢总额均超百万元

据了解，该赌场以麻将、扑克牌为赌具，采用合肥麻将和“拱猪”为赌博方式聚赌，以短信、电话等方式邀约参赌人员到赌场进行赌博。为了聚集更多的参赌人员，最大限度地获取暴利，黄某等人此后又确立了贺某等数人为赌场“股东”。

为逃避打击，赌资全由赌场提供的筹码代替，赌博结束后，由赌场分别和输赢双方结账。

从去年12月14日至今年5月6日，该赌场输赢总额高达3亿元人民币，赌场每天的输赢均在百万元以上，每天抽取的“水钱”从

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。在此期间，赌场麻将和“拱猪”总抽水已达到1710多万元。

女股东除了在医院，就在赌场

据了解，作为赌场“股东”和发起人的赵某因喜欢赌博与他人合伙在会所开起了赌场，据她交代，除了去医院看病的时间，她基本上天天在赌场，只要赌钱差人，她就会“上场”。

她不仅将丈夫胡某拉下水，还使自己的儿子胡某某“深陷泥潭”。因邀集一参赌人员到赌场参赌且赌博数额巨大，胡某某也被赌场确定为“股东”。今年5月，赵某一家三口和黄某等人先后因涉嫌开设赌场罪被公安机关抓获。何诉 记者 马冰璐